

古

今

中

外



经 典 名 著



(二) 纳格爾特·塞切爾

CLASSICS MASTERWORK

CLASSICS MASTERWORK

I712.45

481

:3

世界文学名著

飘

下

[美国]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邓阳 蔺飞 译

时代文艺出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 《飘》下

作 者：[美国]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邢爱光

装帧设计：邢爱光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通州京通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26.8千字

印 张：10.968

版 次：2001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53—3/I·1409

总定价（全套共三册）：210元

第
三
部

第四十章

这天晚上，思嘉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等天亮以后，东边小山丘上的黑松林背后刚升起一轮红日，她就从破烂的床上起身，坐在窗户边的一张凳子上，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昏沉沉的头，向窗外看去，尽收眼底的是打谷场，果园，还有远处种棉花的田地。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晰、温润、宁静、碧绿。她一看见那些棉花地，苦痛的心就感到一定的抚慰。虽然塔拉这地方的老主人已经故去，清晨就能够看得出这地方是有人在维护着的，是精心照料着的，是安宁平静的。低矮的木质鸡舍外面涂抹着一层泥，以防止老鼠和黄鼠狼钻过去，而且用白粉涂料刷得干干净净。那用木头搭建的马厩也是这个样子。园子里种着一行行的玉米、橙黄闪亮的南瓜，还有豆子、萝卜，其中没有一点儿杂草，四周都是橡树枝条编成的篱笆，显得整整齐齐。果园里没有零乱的草木，一行一行的果树下只有一些雏菊在生长着。绿叶丛中的苹果和满是绒毛的粉红色桃子，在闪烁的阳光下看得格外清楚。再向远处望去，弯曲成行的棉花在清晨金色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片绿色，纹丝不动。成群的鸡鸭正往田里悠闲的漫步走去，因为在那新翻耕过的土地里可以找到最好吃的虫子和蛴螬。

思嘉清楚这一切都该归功于威尔，心里充满了热切的感激之情，她虽然对艾希礼是一片忠心，也不认为艾希礼为这兴盛景象作了多少贡献。眼下农场只有两匹马，远没有昔日那样的气派。当年草地上到处都是高大的骡子和骏马，棉花地和玉米地一望无

边。不过现有的这些人也还是不错的，而且会越来越好呢。

思嘉想到塔拉几乎全变成了荒芜的野地，心里禁不住感到一阵害怕。幸亏她和威尔两个人干得都很好。他们完全抵制住了北方佬的侵袭，也挡住了大自然的侵犯。最使她感到欣慰的是威尔已经对她说了，等到秋天收棉花以后，她就可以不再寄钱了；除非那些贪婪的北方佬看上了塔拉，一定要把税收加得更重。她知道，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威尔的日子会是更艰难困苦的；但她不仅佩服而且又敬重他那种独立自强的精神。他过去的身份是雇工，思嘉给的钱他都可以接受；可是现在他就要做思嘉的妹夫了，也要当这家的主人了，他想依靠自己的努力挣钱了。可以这么说，威尔是上帝为她安排的。

头一天晚上，波克就把墓穴挖好了，紧挨着爱伦的墓。思嘉站在他身后，躲在一棵矮小的雪松下面的一小片树荫里，六月的清晨，灼热的阳光炙烤在她身上，呈现出无数的斑点。她两眼望着别处，尽量不去看那红土墓穴。吉姆·塔尔顿、小休·芒罗、亚历克斯·方丹和麦克雷老头儿最小的孙子，他们四个人用两块橡木板抬着杰拉尔德的棺木从房子里出来，顺着小路歪歪斜斜地慢慢走来。后面还跟着一大群邻居和朋友，全部穿着破旧的衣服，默默地往前走，当他们来到花园里的小路上时，波克伤心地哭起来。思嘉看到波克的头发，几个月前她去亚特兰大时还是乌黑发亮的，现在却已花白了，心里不禁感到惊奇。

思嘉觉得有些疲惫。托上帝的福，她昨天晚上就把眼泪哭干了，所以现在她呆滞地站在那里。苏伦在她身后不停的哭泣，这哭声使她无法忍受，要不是握紧拳头，转过身来就会在苏伦那发肿的脸上打一个耳光。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父亲的死完全是由苏伦造成的；按理说，在对苏伦不满的各位邻居面前，她应该抑制住自己的感情。那天清晨，没有一个人和苏伦说话，也没有人

向她投来同情的目光。大家都默默地跟思嘉亲吻，握手，为卡琳，甚至对波克悄悄地说些抚慰的话；他们看见苏伦，却像压根儿就没有她这个人似的。

他们认为，苏伦的过错还不仅仅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她还曾设法使父亲背叛南方。在当地那种严厉封闭的社会里，这样做就等于背叛他们大家的名声。她试图向北方政府要钱，这就和北方佬，以及投靠北方的南方人站到一起去了，而这样的人比北方军的大兵还要可恨。她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坚决支持南方联盟的家庭，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却投靠敌人，从而给家家户户都带来了耻辱。

送葬的人群一边因为愤怒而激动，另一边也因为悲伤而沉郁。这中间有三个人尤其突出。一个是麦克雷老爷子，从多年前杰拉尔德从萨凡纳迁居到此地，他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另一个是方丹老太太，她之所以喜欢杰拉尔德，是因为他是爱伦的丈夫。还有一个是塔尔顿太太，她对杰拉尔德比对别的邻居更亲近些。她还时常这样说，本地只有杰拉尔德一个人能够把公马和阉马分辨清楚。

这三个人怒容满面，艾希礼和威尔一看见这情况，感到有些紧张，于是就来到爱伦生前的小书房里商量计策。

“他们要责备苏伦，”威尔坚定地说，一面说，一面把一根稻草咬成两段。“他们自以为有理由责怪她，或许他们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一点，我们也管不着。可是，艾希礼无论他们该不该说，我们都不能赞成，因为我们是家中管事的大男人。可这样一来，就会惹出麻烦。能不能想个好法子，别让麦克雷老头讲话，他聒得像个木头桩子，他要是开了口，谁也阻拦不了他。你也清楚，方丹老太太若是唠叨起来，那一定会没完没了的。至于说塔尔顿太太，难道你没看见吗，她每次见到苏伦，红眼珠子都不停地转

动。她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他们要是敢说些什么，我们就非顶他们不可，现在我们这里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

艾希礼长叹了一口气，他非常担心。邻居们的个性。他比威尔更明白。而且他还知道，在战前，邻居之间之所以会互相争吵，甚至会互相开枪，多半就是因为送葬的人要对着死者的灵柩讲几句话的这个习俗所引起的。送葬的人往往都说些赞美的话，但也有例外。有时说话者的本意是要表示很大的敬重；而死者的亲属却过分敏感，于是产生了误会，因此棺材上刚盖完最后一锹土，就出现了麻烦事。

“真是没有办法，威尔，”艾希礼一面抓着头发，一面说。“我既不能把方丹老太太和麦克雷老头儿打倒在地，也不能捂住塔尔顿太太的嘴不让她说话。他们起码会说苏伦是个杀人犯，是奸细。这种对着死者说话的习俗确实是要命，这太野蛮了。”

“艾希礼，你听我说，”威尔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责备苏伦，不管他怎么想，你等着瞧我的吧。你一念完经书，一做完祷告，说‘谁想讲几句话呢，’这时你就朝我瞧一瞧，头一个我就会出来讲话。”

思嘉呢？她看着那几个人勉强抬着棺材进了小门，来到墓地，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仪式之后会出现什么麻烦事。她心里十分沉重忧郁，觉得父亲一入土，意味着她与往昔那种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之间又少了一条纽带。

艾希礼、媚兰和威尔都来到墓地，站在奥哈拉家三姐妹的身后，比较亲近的邻居全挤了进来，其他人站在砖墙外面。思嘉见这么多人来送葬有些吃惊，也很感动，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来的人已算很多了，总共大约有五六十人，有些人还是远道而来的。

左邻右舍是全部都出动了。只见方丹老太太容颜憔悴，脸色泛黄，好像一只掉光了毛的鸟，在那里倚着手杖站着。萨利·芒罗·方丹和年轻的方丹小姐站在她身后。她们小声地恳求老太太，甚至拉扯她的裙子，想叫她坐在矮墙上。可是老太太就不肯坐。老太太的丈夫，人们管他叫老大夫，两个月之前已经去世了。从此以后，老太太的眼睛里许许多多生活的乐趣消失了。凯瑟琳·卡尔弗特·希尔顿却一个人独自站在那里，这倒也挺合适，因为眼下这场悲剧，她丈夫也有责任。她低垂着头，戴着一顶褪了色的遮阳帽。思嘉惊讶地看到凯瑟琳的细纱长裙上有一些油渍，手上还长了黑斑，也不干净，指甲盖底下全都是污泥。而如今的凯瑟琳已经完全失去了上流社会的女士风度。她穷了，不仅如此，她穷困潦倒、无精打采、邋邋遢遢，无可奈何地在打发日子。

“说不定哪一天她就会嚼烟末了，说不定她已经嚼上了。”思嘉想到这里，心里很不安，“我的天哪！真是今非昔比啊！”

“我就是能干，”思嘉这样想着，她又想到南方投降后，她和凯瑟琳是在同等的条件下干起来的，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心里不禁一阵欣慰。

“我干得真不错啊。”她一边想，一边仰起头、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她这微笑只露了一半便收敛起来，因为她已注意到塔尔顿太太正瞪着大眼睛盯着她。塔尔顿太太眼圈都哭红了，她正用责备的眼光瞪了思嘉一眼后，又把目光转移到苏伦身上。她那异常愤怒的眼光说明苏伦就要倒霉了。在她和她丈夫身后站着塔尔顿家的四个姑娘，她们的红头发对于眼前这庄严肃穆的场合是不协调的。她们那红棕色的眼睛和活蹦乱跳的小动物的眼睛一样，又有精神，又让人害怕。

过了一会儿，艾希礼站出来，开始朗读祈祷文，这时所有的

人都低着头听他用深沉而又洪亮的声音缓慢地读那简短而庄重的经文。

艾希礼诵读完经文后，睁大他那双悲哀的灰色眼睛，向四周环顾。接着他与威尔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谁想再讲几句话吗？”

塔尔顿太太的嘴唇动了动，显得非常紧张；可是还没等她开口，威尔就吃力地向前迈步，站在棺材前面讲起话来了。

“朋友们，”他用平静的语调说，“我头一个出来讲话，也许你们会觉得我太狂妄了，因为我是大约一年前才认识奥哈拉先生的，而你们认识他已经二十年，或者二十多年了。但是我也有足够的理由：他要是能多活上个把月，我就会叫他爸爸了。”

人群里一阵惊讶。这些人都是很有教养的，不会悄悄地说话。但他们的脚在不停地挪动，眼睛转向了卡琳。卡琳低着头站在那里。谁都知道威尔一直在默默地爱着卡琳。威尔看到大家都往卡琳那边看去，便若无其事地继续往下说。

“因为我即将和苏伦小姐结婚，只等牧师从亚特兰大到这里来为我们主持婚礼，所以我想我是有权第一个讲话的。”

还没等威尔把话说完，人群里就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发出了像蜜蜂嗡嗡叫一样的愤怒的声音。这声音里既包含着愤怒，也含着失望。大家都喜欢威尔，都敬重他，因为他为塔拉这地方出了大力。大家也都知道他喜欢卡琳，因此，当他们听到他要和最近大家都鄙视的人结婚的消息时，都觉得无法接受。善良的威尔怎么会和那个卑鄙可恶的小人苏伦·奥哈拉结婚呢？

气氛格外紧张。塔尔顿太太两眼射出了极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声来。在一片静寂之中，只听见麦克雷老头高声恳求孙子告诉他刚才威尔说了些什么。威尔面对众人，脸色依然温和，但他那双浅蓝色的坚定的眼睛却仿

佛在说，谁也无权对他未来的妻子说三道四。霎那间人们难以决定，他们既疼爱威尔，又鄙视苏伦。后来还是威尔胜利了。他继续讲下去。

“在奥哈拉先生风华正茂的时候，你们就认识他了，而那时我并不认识他。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善良仁慈的老先生，只不过有点糊涂。我从你们这里明白了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向奥哈拉先生是一位爱尔兰来的战士，是一位高尚的南方人，是一位最忠于南方联盟的人。这三种品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很难能可贵的，今后，恐怕也不会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了：因为，产生像他这样的人的时代和他本人一样，已经过去了。他是在国外出生的，我们今天给他送葬，但是，他比我们所有送葬的人更具有佐治亚人的特质。他跟我们共同生活，他热爱我们的土地，说实在的，他和那些阵亡的将士一样，都是为我们的事业而献身的。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有我们的优点，也有我们的缺点，既有我们的长处，也有我们的短处。他的一个优点就是一旦他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情，那就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他，什么人也吓不倒他，所有来自外界的东西都不能把他吓倒！”

“当时英国政府要绞死他，他并不害怕。他离开家，逃到这里来。他刚来美国的时候很穷，可是他毫不畏惧，他找到了工作，挣到了钱。这个地方原本是一片荒野，可是他毫不惧怕，他在荒野之中开出了一个农场。战争爆发以后，他的钱越来越少了，可是他不怕再过穷日子。北方佬来到塔拉以后，有可能烧他的房子，或杀死他，可是他依然毫无惧色，他始终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寸步不让。所以说他具有我们的优点。任何来自外界的力量也不能把他吓倒。”

“但是，他也有我们的缺点，他还是可以从自己内部攻破的。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整个世界都不能把他吓倒，他的心却能做到

这一点。奥哈拉太太去世的时候，他的心就死了，他被攻破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奥哈拉先生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奥哈拉先生了。”威尔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下四周的人们。人们站在烈日下，听得好像出了神，僵固地定在地上了似的。无论他们对苏伦有多么愤慨，这时，也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威尔的目光在思嘉身上停了一下子，眼角微微眨了眨，仿佛内心里也在微笑，这也给了她一些安慰。思嘉一直在抑止着自己的泪水，这时的的确确感到了一些安慰。威尔的话句句有道理，他没有说什么在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团聚之类不中听的话，也没有劝她屈从上帝的意旨；而思嘉听到这些有道理的话，顿时感到增加了力量，得到了安慰。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最后的事而对死者有所轻视。你们大家，还有我，也都和他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短处，同样的弱点。任何人都不能把他怎么样，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无论是北方佬，还是从北方来的冒险家；无论是艰苦的生活，还是严重的饥荒，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心中的弱点却能在瞬间把我们毁灭掉。不一定要失去亲人才能触动我们的感情，像奥哈拉先生那样。人好比一部机器，都有一个发条，而这发条又各自不同，如果谁身上的发条断了，他就如同死去了一样。在现今世界上已没有他的位置，他还是死了更快活……所以你们大家现在不必再为奥哈拉先生感到悲伤。现在他的躯体去与他的心会合了，我们没有理由为他感到悲伤，如果还感到悲伤，那就太自私了。我爱他就像爱自己的父亲，所以才这样说……如果大家不介意，咱们就讲到这里。亲属都非常难过，别再增加他们的痛苦了。”

威尔说完这些话，转向塔尔顿太太，放低声音说：“夫人，能不能请您扶着思嘉回屋里去呢？让她在太阳底下站这么长的时间不太合适啊。方丹老太太看上去精神也不大好，我可不是说她

对死者有什么不尊敬的意思。”

话题突然从颂扬死者转到了思嘉身上，使她觉得很吃惊；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她，她的脸霎时就红了，觉得很难为情。她怀孕已经很明显了，威尔为什么还要加以宣扬呢？她不好意思而又恼火地瞪了威尔一眼，威尔看着她不动声色，她也就只好屈从了。

威尔的眼神好像在说：“请便吧！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呀。”

他已经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主人了。不过，思嘉不想大闹一场，所以，也就顺从地朝塔尔顿太太走去。由于威尔有意把塔尔顿太太的注意力从苏伦身上引开，引到生育问题上去；而这又正是她向来就最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动物生育还是人的生育都一样，因此，这时她就挽起了思嘉的胳膊。

“我的宝贝儿，到屋里去吧。”

她一面说，一面露出非常关心的样子，思嘉也就由她搀着走，人们给她们让出了一条通路来。大家低声向她表示同情，有人还伸出手来拍拍她，表示慰问。她走到方丹老太太跟前时，老太太也伸出一只干瘦的手，说：“好孩子，我扶你进去吧。”

她们慢慢穿过人群，沿着树荫下面的小路向房子走去。塔尔顿太太过于热心，使劲托着思嘉的胳膊肘，几乎让思嘉的脚都不着地了。

等她们走远了，别人都看不见了，思嘉激动地说：“威尔为什么要这样说？这等于说：‘你们看吧！她要生孩子了啊！’”

“怎么啦，难道你不就是要生孩子了吗？”塔尔顿太太说，“威尔这样做是对的呢。你就是不应该站在太阳底下。你要是晒得晕倒了，就会引起流产的。”

“威尔并不是担心她流产，”方丹老太太一面吃力地穿过前院朝房前的台阶走去，一面气喘吁吁地说。老太太心眼多，对刚才的情况看得很明白，因此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威尔干得真不错。

你要知道，他既不希望你也不希望我再待下去了。他不愿意我们说些什么，就把我们打发走……还不仅仅如此，他还不愿意让思嘉听见土块落在棺材上的声音。他这样做是对的。思嘉，你要记住，你只要没听见往棺材上盖土的声音，死去的人对你说来就还没有死。可是你一旦听见那声音……那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种声音，因为它意味着终结。威尔知道你是你父亲的宠儿，你已经够伤心的了，他不想让你受更多的罪。”

“是的”，思嘉答道。她一面搀着老太太上台阶，一面暗自惊讶，老太太都一大把年纪了，说得还真有些道理。

“威尔说得对，你用不着替他难过。你爸爸离开你妈爱伦就没法生活下去，现在他去了，他也就幸福了。我也一样，等我去跟我那老头子作伴的时候就一切都好了。”

她讲得轻松，自然，仿佛老伴依然活着，一会儿就可以见面似的。老太太的确太老了，经历的事也太多了，所以她是不怕死的。

“但是，您也可以独立地生活呀，”思嘉说。

老太太愉快地瞧了她一下，说：

“对呀，不过有时候还是很伤心啊。”

“哎，老太太，”塔尔顿太太插话说，“你不应该对思嘉说这样的话，她已经够难受了。她刚从外地赶回来，衣裳这么紧小，心里又这么难过，天气又这么热，这些已足够让她流产了；你还在这里诉说什么痛苦啊，悲伤啊。”

“真是活见鬼！”思嘉烦躁地说，“我并不感到难过，我也不是那种经受一点点风寒什么的就会流产啊。”

“那可难说，”塔尔顿太太神气十足地说。“我生头胎就流产了，就因为我看见一只公牛的犄角刺进了一个黑奴的身体。你还记得我那匹枣红马吧？它叫乃利，那么健壮的马，可是它很容易

紧张。”

“快别说了，比阿特里斯，”老太太说。“思嘉是不会流产的。咱们在过道里坐一会儿吧，这里凉快，有风。比阿特里斯，你上厨房去看看有没有牛奶，要不就看看有没有酒，我现在可以喝上一杯了。咱们就坐在这儿，等他们来告别以后再走吧。”

塔尔顿太太上下打量了思嘉一番，用肯定的语气说：“思嘉该上床去歇一歇了啊。”好像她什么都很内行，连预产期是几点几分都能够推算出来呢。

“去吧。”老太太一边说，一边用手杖戳了她一下，塔尔顿太太顺手把帽子往碗橱上一放，用手指拢了拢她那湿润的红头发，朝厨房走去了。

思嘉向后靠在椅背上，解开了紧身衣最上边的两粒扣子，过道的屋顶很高，屋里很阴凉，再加上过堂风从后边一直吹到前边，在太阳底下晒了一阵以后，感到特别凉爽。思嘉沿着过道看过去就看到了客厅，原来杰拉尔德的灵柩就停放在这里。不过此刻，她也顾不上过多地去想她的父亲，又把目光转向壁炉上方悬挂着的祖母罗毕拉德的肖像。这幅肖像上虽然留有用刺刀损坏的痕迹，但那高挽着的头发，那半袒裸的胸膛和那冷漠高傲的神态，仍然和过去一样，振奋着她的精神。

方丹老太太问：“威尔说要娶苏伦为妻，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思嘉两眼盯着老太太说。她记得过去最害怕这位老太太了。可现在她长大了，老太太要是再来瞎掺和，她就会立刻对老太太说见鬼去吧。

“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嘛。”老太太直率地说。

“是吗？”思嘉顶了她一句。

“别神气了，小姐，”老太太尖酸刻薄地说。“我也不想说你那宝贝妹妹的坏话，我刚才要不是从坟地里走开，说不定还会说

些什么的。现在这里男人少，威尔绝对可以从一大堆女孩子们随便挑。”

“他早已准备娶苏伦，就这么定了。”

“苏伦能捞到他，真是幸运。”

“塔拉能捞到她，这才叫幸运呢。”

“你很喜欢这地方，是不是？”

“是的。”

“那你就只想有个男人来照料塔拉，却不虑社会地位的等级而让她下嫁吗？”

“等级？”思嘉说，对于老太太的这种想法她感到十分惊奇。“什么等级？现在讲等级有什么用？女孩子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好丈夫来照顾她就行了啊。”

“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研究。”老太太说，“有人会说你这是合乎情理的。有人会说你这是社会等级界线不清，而这界线是丝毫模糊不得的呀！威尔不管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上流社会的人吧，而你们家的人却是上流社会的人啊！”

老太太敏锐的目光转到思嘉的祖母罗毕拉德的肖像上面去了。

这时思嘉想到了威尔，他身材瘦削，相貌一般，性情温和，总爱嚼一根草棍儿，看上去也无精打采，南方的穷人大都这样。他没有有钱有势血统高贵的祖先。威尔也没上过大学。实际上他最多不过念过四年书。不过他诚实可靠，踏实肯干，尽管他不是上等人。

“看来你是同意让威尔到你们家来了？”

“是的，”思嘉正颜厉色地答道。老太太要是再敢说些什么，她准会扑过去。

没想到老太太却说：“你吻我一下吧。”她一面说，一面微

笑，“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你，思嘉。你从小就固执，硬得像个山核桃。我一向不喜欢固执的女人，不过我的确喜欢你为人处事的方法，对于你无法改变的事情，即使你不同意，也不大吵大闹。你好比一个好猎手，做起事来如此干净利落。”

思嘉笑了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既然老太太把布满皱纹的脸凑了过来，她便顺从地轻轻吻了她一下。

“你让苏伦嫁给这样一个下等人，虽然这里人人都喜欢威尔，可还是会有很多人要议论的。他们会异口同声说威尔是个好人，同时又会说奥哈拉家的小姐屈尊下嫁是多么可怕。不过你也不必在意这种话。”

“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会说些什么呢。”

“这个我倒也还听说过一些，”老太太的话语里有点尖酸刻薄的意味。不管人家议论什么，你不要在意就是了。这门亲事说不定还会很美满的啊。当然喽，结婚以后，威尔也还会是一副穷光蛋的样子，他的修养也不会有什么进步。他即使能赚上了一大笔钱，也不可能像你父亲那样，为塔拉增添一分荣誉。穷光蛋是不可能会有多少光荣的，不过威尔是个正直的人，他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刚才在坟场上，我们的想法完全错了，只有像他这样一个天生正直的人才能够及时加以纠正。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怎么样，可是，我们自己要是老想恢复已经失去的东西，老想着回忆过去，就会毁了我们自己。对于苏伦来说，对于塔拉来说，威尔的确是很好的。”

“这么说来，您是赞同我让他娶苏伦了？”

“不，”老太太用疲倦而痛苦的声音说，但语气依然坚定。“赞同穷光蛋和名门世家通婚？这不可能！我怎么能赞同让下等人和上等人结婚呢？说起来，虽然穷光蛋也是善良的，可靠的，真诚的，不过——”